



1 4  
1555  
42





門 44  
號 1555  
卷 42



玉壺清話卷第六

范魯公質舉進士和凝相主文愛其私試因以登第凝  
舊在第十三人謂公曰君之辭業合在甲選暫屈為第  
十三人傳老夫衣鉢可乎魯公榮謝之後至作相亦復  
相繼時門生獻詩有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  
傳之句初周祖自鄴起師向闕京國罹亂魯公遁迹民  
間一旦坐對正巷茶肆中作對上巷吳  
校作封已巷忽一形貌怪  
陋者前揖云相公相公無慮無慮時暑中公執一葉素  
扇偶寫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一聯在上陋狀者奪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其扇曰今之典刑輕重無準吏得以侮何啻大暑耶一

大暑何啻耶公當深究獄弊持扇急去一日於祆廟後門一

短鬼手中執其扇乃茶邸中見者茶字吳核增未幾周祖果

以物色聘之得公於民間遂用焉憶昔陋鬼之語首議

刑典疏曰先王所恤莫重於刑今繁苛失中輕重無準

民罹橫刑吏得侮法願陛下留神刑典深軫無告世宗

命公與臺官劇可久知雜張湜聚都省詳修刊定惟務

裁減太官供膳殆五年書成日曰刑統

張尚書詠再知益州轉運使黃觀以治狀條奏下詔褒

美時賊鋒方斂紀綱過肅蜀民尚懷擊柝之惴而嘉邛

二州新鑄景德大鐵錢利害未定橫議蜂起朝廷慮之

遣謝賓客濤為西川巡撫上臨軒諭之曰詠之性剛決

強勁卿之性仁明和恕卿往濟之一云卿之仁明和恕往濟之必無

遺策宜以朕意諭詠賴卿在彼朕無西顧之憂每事宜

與濤協心精議副朕倚矚案宜與濤一作宜與詠似誤蓋前詠之性四語諭濤已畢

賴卿在彼云云皆論詠之語也謝公至蜀明宣寬詔尚書公抃蹈泣拜

舉率從稟吳核從稟作徒衆竝轡撫勞西蜀遂安

太祖受禪以趙韓王普有佐命巨勳除右諫議大夫樞



密直學士未幾范質罷相以公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既  
冠台府參總廟權參政呂餘慶薛居正雖副之但奉行  
制書備位而已不宜制不預奏事不押班每府候對長  
春殿廬啓沃大小之務盡法於公兼權之議吳校兼權  
作壇對  
誼於時論會李繼遷擾邊用公計封趙保忠守夏臺故  
地因令滅之保忠翻與繼遷合謀爲邊患河西極搃推  
作擾咎歸於公因不得專政詔令參政更掌印押班奏事  
分其權也也一作地舊制宰相報到未刻方出中書會歲大  
熱特許公纔午歸第遂爲永制年七十一病久無生意

解所寶雙魚犀帶遣親吏甄潛者詣上清太平宮醮星  
露懇以謝往咎上清道錄姜道元爲公叩幽都乞神語  
神曰趙某開國忠臣也奈何冤累不可逃道元又叩乞  
所冤者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煙罩其上但牌底見  
大字爾大一作火下同案說文美字從羊從  
大但个俗書亦有從火者應兩存之潛歸公力  
疾冠帶出寢涕泣受神語聞牌底大字公曰我知之矣  
此必秦王廷美也然當時事曲不在我渠自與盧多遜  
遣堂吏趙白交通其事暴露自速其害豈當咎予但願  
早逝得面辨於幽獄曲直自正是夕普奉上升感悼涕泗



自撰神道碑八分御書賜之

真宗中年多或不豫欲權弭聽斷養和於西林園即太

清樓也議委政於皇太子加冠監國用正沂公會以輔

之時中丞王臻不喻上意議方下吳校作旨方下遽以疏上云

吳上作入校改作素臣聞欲行皇子冠左傳異議曰以星終為年

紀十二而一周於天道備所以人君十二始冠冠弁也

行之於廟漢已還聞有即位而冠者皆出於不得已也

故改其名為加元服皆漢儒因事旋講實非古也冠義

云冠者禮之始也王教之本今皇子未成俾冠而臨國

冠道未成不冠而監豈可以童子之道理焉唐景雲二

年睿宗欲以皇太子監國召三品以上官建議羣臣莫

敢對者臣竊謂茲事體重陛下春秋未高伏望陛下念

萬國調順氣劑存真納和不必過計社稷萬靈扶擁聖

履云吳本據作護時以政出宮闈不敢妄決一云下議者遂無敢決

寢

答太尉居濶博州人不識字每按牘以左手捉巨筆一

畫長畫寸餘雖狡吏善詐也史一摹之則敗則一沈相作必

倫在幕府謂所親曰吾觀沈推官五載未曾妄發一笑



一語曾一行步端重如履廟堂室一作朝吾見則禮敬之必

為宰相遂力薦於太祖稱沈沈厚可用後果作相咎恨

其不知書咎氏子孫皆召於家建學立師傅如已子教

之以報其知人之德也

太祖採聽明遠每邊聞之事纖悉必知有間者自蜀還

上問曰劍外有何事問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長山

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來一作上

曰此蜀民思吾之來伐也時雖已下荆楚孟昶有屠亡

齒寒之懼而討之無名昶欲朝貢王昭遠固止之乾德

三年和遣謀者孫遇齋蠟丸帛書間道往太原結劉鈞

為援為朝廷所獲太祖喜曰興師有名矣勃閒者命王

全斌率禁旅三萬分路討之俾孫遇指畫山川曲折閣

道遠近令工圖之面授神算令王全斌往焉曰所克城

寨止籍器甲芻斛爾若財帛盡分給戰士王師至蜀昶

遣王昭遠帥師來拒未幾相繼就擒昶始降執昶赴闕

大將王仁贍自南劍獨先歸闕乞見恐已惡暴露歷數

全斌等數將貪黷貨財弛縱兵律縱一作襲為所訴反欲自

斃太祖笑謂仁贍曰納李廷珪妓擅開豐德庫取金寶



此又謂誰耶仁瞻惶怖叩伏待罪上又曰此行清介畏  
慎但有曹彬一人爾臺臣請深治征蜀諸將橫越之惡  
太祖盡釋之

魏人柴公以經義教授里中有女子備後唐莊宗掖庭  
明宗入洛遣出宮父母往迎之至洛遇雨踰旬不能進  
其女悉以奩具計直十萬分其半與父母合歸大名曰  
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黝色花頰為雀形者極貴人也願  
事之父母大愧之知不可奪問之即郭某乃周祖也因  
事之執箕箒之禮一日謂其夫曰君極貴不可言然時

不可失妾有五萬願奉君以發其身周祖因其貲得為  
軍司其父柴公平生為獨寢之人傳司冥閒事一日晨  
起忽大笑妻問之不對但笑不已公惟喜飲妻逼極醉  
因漏泄其事曰花頰漢將為天子後果然

王彥儔上蔡人五代之際為本郡軍校材質雄偉剛毅  
有謀勇冠羣卒久欲奮發而無其端一旦同列輩五六  
人考五字疑衍語彥儔曰語一作告天下紛紛能者可立吾輩何  
忍端坐以溫飽自墮耶可相其起事其一以圖富貴乎

彥儔私自計曰此六人者死氣侵面是為我啓迹也遂



許之曰吾今夜正當宿直君輩可持短兵入吾奉爲內  
應奉字富貴之來不出今夕六人者喜是夜皆至彥儔  
伏甲於內盡殺之持其首詣閤泣告刺史曰巡警無狀  
致姦盜竊發已伏其罪矣願公親出以撫衆刺史驚喜  
而出方慰勞次彥儔立斬之遂據上蔡明日籍其六家  
郡中震恐無敢動者後朝廷力討之勢不能守奉其母  
奔金陵郡李先主特喜其來至其家親拜其母以彥儔  
爲和州刺史

一巨商姓段者蓄一鸚鵡甚慧能誦隴客詩及李白宮

詞心經每客至則呼茶問客人安否寒暄

安否一主人  
作起居

惜之加意籠豢一旦段生以事繫獄半年方得釋到家

就籠與語曰鸚哥我自獄中半年不能一日夕惟只憶

汝汝還安否家人餵飲無失時否鸚哥語曰汝在禁數

月不堪不異鸚哥籠閉歲久其商大感泣遂許之曰吾

當親送汝歸乃特具車馬攜至秦隴揭籠泣放祝之曰

汝卻還舊巢好自隨意其鸚哥整羽徘徊似不忍去後

聞常止巢於官道隴樹之末凡吳商驅車入秦者鳴於

巢外問曰客還見我段二郎安否悲鳴祝曰若見時爲



道鸚哥甚憶二郎余得其事於高虞晉叔事在熙寧六  
七年間

慶歷壬午歲王師失律於西河好水川亡沒數巨將劉  
平葛懷敏任福等石元孫陷虜急奏入已旬餘大臣固  
緩之仁宗因御化成殿一寬衣老卒擁帚掃木陰下忽  
厲聲長歎曰可惜劉太尉上怪問何故獨語此老卒曰  
官家豈不知劉太尉與五六大將一時殺了上驚問汝  
何聞此老卒因捨帚解衣帶書進呈曰臣知營州西虎  
翼一營盡折臣塚亦物故於西陣此書乃家中人急報

也上以書急召執政視之大臣始具奏臣實得報恐未  
審候旦夕得其詳方議奏聞乞自寬聖慮上厲聲曰事  
至如此猶言自寬聖慮卿忍人也冢宰因謝病乞骸骨  
盧文進范陽人少從軍身長八尺姿貌偉異名振燕薊  
莊宗連兵於兩河屢戰獲勝一夕忽敗夜走馬墜澗中  
纔及水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之黑龍潭絕岸高險  
深不可測文進知有神助已氣因復振收餘衆會食於  
野一巨蛇長十丈餘徑至坐所衆皆奔避獨文進不動  
蛇引首及膝文進以匕筋取食飼之訖蛇蜿蜒方去奔



三  
敗之餘物情疑阻舉衆入契丹虜主厚遇使率兵救鎮  
冀又與莊宗連戰明宗卽位老思南七部曲皆華人復  
還中國明宗親加宴勞因詔得封大將軍因詔得一本  
作建請對  
八十二無病卒卒之日星殞於寢大如孟文進噓赤光  
丈餘與星相接

王輿爲江南楊氏軍中小校少從軍圍潤州中巨弩射  
右耳其矢穿左耳而去旁二人中矢死之輿臥病百餘  
日乃愈至老不聾亦無癥迹又嘗攻潁夜有道士告之  
曰旦有流星下墜能避之則富貴不可名名一作言不爾則

斃矣及旦輿拔劍倚柵木驅兵城中飛大石正中其柵  
及輿鎧甲皆糜碎而壞輿曰流星乃此也益自貴重終  
爲使相

徐登者山東人世傳近二百歲得異術以固齡體搢紳  
所以待禮焉鄭翰林公鎮荆南唐詔彥範漕湖北二公  
以廣成浮丘禮之館於楚望登無他奇朴直不矯不以  
屑事干公勢殺夫嘗言登雖不以實年告人每說周末  
國初事則皎如日擊校之已百五六十歲矣文瑩與登  
游鄭館歲餘惟喜飲醇耐經月不一粒食殊不知書一



王彥清言卷之六  
夕不告鄭公夜奔景陵投道復守陳少卿宗儒以託死  
死之日親寫書到荆厚謝公公甚嗟悼囑陳公曰吾死  
後當窆棺前後以竹板二等吾身斂之後三十年疑是  
年當剖棺此實知也遂殯北塔僧園後二年陳少卿知  
壽州因事詣闕補官道枉道至景陵恐其尸解剖棺視  
之則已腐敗世之暱方土者登可鑑焉

太宗一日幸禁林謂朱翰林昂曰漢宣帝最好勤政尙  
五日一視朝萬務寧無壅積耶朕則不敢輒怠也公因  
待諫言臣聞堯舜優游巖廊之上亦萬機允正唐太宗

天下太平房喬請三日一視朝臨政高宗宴字寧靜長

孫无忌請隔日視事悉從自後一本自後二字  
在悉從上疑誤雙日不

坐隻日御視五日一開延英遂爲通式今庶政清簡百

執猶寧居於私第惟陛下凝旒聽覽翫無暫暇宜三五

日一臨軒一無  
五字養洪算蹈太和合動直靜專之道扁攝

思慮保御真氣後中書知之與臺諫繼陳奏請臣等切

見朱昂之請對深協至治仍乞徇所陳久而纔允

王狀元君昉天聖庚午甲科及第元豐戊午垂五十年  
方有重金之賜謝表特優略云橫金三紀未佩隨身之



魚賜帶萬釘改觀在廷之目豈伊散任得拜恩章車服以庸品儀辨等國朝故事惟二府刻毳路之花文武近班通一例號遇仙之樣獨承面命度越朝規此蓋陛下寵厚老臣禮加常制憫事三朝之舊俾階四府之崇奉以垂腰旣表重鑣之麗寶之在體更增上笏之華

玉壺清話卷第六

玉壺清話卷第七

夏侯嘉正荆南人劉童子者幼警善聲骨及命術謂曰將來須及第亦有清職惟恃聲貴自餘俱弱已俸外別有百金橫入不病則死後至正言直館充益王生辰使得金幣方輦歸私第欲畱之爲潤屋忽一緡自地起立久而後仆後一作方遂感疾月餘而卒太宗上元御樓觀燈嘉正進十韻末句云兩制誠堪美青雲侍玉輿不憚賜和以規之有薄德終慚舉通才例上居之句喜丹竈嘗曰使我乾得水銀半兩知制誥一日平生足矣二願俱



不遂而卒

太祖生于西京夾馬營至九年西幸還其廬駐蹕以鞭指其巷曰朕憶昔得一石馬兒為戲羣兒屢竊之朕埋於此不知在否斲之果得然太祖愛其山川形勝樂其風土有遷都之意李懷忠為雲騎指揮使諫曰京師正得皇居之中皇居一作天下黃汴環流漕運儲廩可仰億萬不煩飛輓況國帑重兵宗廟禁掖若太山之安根本不可輕動也遂寢議拜安陵奠哭為別曰此生不得再朝于此也即更衣取弧矢登闕臺臺一作基望西北鳴弦發矢以

矢委處謂左右曰即此乃朕之皇堂也以向得石

馬埋于中

中一作基

又曰朕自為陵名曰永昌是歲果晏駕

李度顯德中舉進士工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

之句人多誦之

誦一作稱

王朴為樞密止以此一聯于申文

炳知舉遂擢為第三人嘲曰主司只誦一聯詩

唐陸禔續水經嘗言蛇雉遺卵于地千年而生蛟龍屬

漢武帝元封中潯陽浮江親射蛟于江中獲之乃是也

其蛟破殼之日

破一作出

害于一方洪水飄蕩吳人謂之發

洪余少時嘗游杭西城縣之伊山

案西城縣無放目或新城縣之誤



擊此事方晚春忽茂草中一雌雉飛起丈餘翅翼零亂  
又復入草中數四不絕久而不出予竊怪之雞羣往觀  
果一巨蛇一雌雉蟠結纏糾津沫狼籍斯須雉驚飛而  
蛇亦入草中始驗禳之說不誣

丁文果司天監丞無他學惟善射覆太宗時以爲娛一  
日置一物品器中令射之果乃課其經曰藹藹華華山  
中採花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啓之乃數蜂也又令壽王  
邸取一物令射之果曰有頭有足不石卽玉欲要縮頭  
不能入腹啓之乃屋書石龜也卽日賜緋并錢五萬

祥符中契丹使至因言本國喜誦魏野詩但得上帙願  
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將召之死已數年搜其詩果得  
草堂集十卷詔賜之魏野字仲先其詩固無飄逸俊邁  
之氣但平朴而常不事虛語爾如贈寇萊公云有官居  
鼎鼐無地起樓臺及謝寇萊公見訪云驚回一覺游仙  
夢村巷傳呼宰相來中的易曉故虜俗愛之野與孟津  
詩人李濱爲詩友野鑿室于陝郊曰樂天洞濱結廬于  
中條山曰浮雲堂皆樹石清幽各得詩人之趣濱字長  
源一日自孟津訪別于野曰數夕前忽一人來牀下誦



日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時一作頭予猶規其誤曰豈非

坐看雲起時乎荅曰此雲安能起耶又非夢寐亟窺之

空無一物此必死期先報故來相別遂痛飲數夕而還

還家未幾而卒

曹武毅翰魏人也曹武惠彬真定人也二曹皆著名人

多謂之同宗翰有宏材偉特之度能詩有玉關集領金

吾日當直太宗召與語曰朕曾覽卿詩有曾因國難披

金甲因一作舒恥為家貧賣寶刀他日燕山磨峭壁定應先

勒大名曹頗佳朕每愛之翰因叩謝征幽州為東路濠

塞總管善風角一夕角聲隨風至帳翰從容擐帶曰從

一作促令寇至之兆也未幾果然大敗其寇於城下從征幽

州率以部分攻城忽得一蟹翰曰水物向陸一云水物何向陸樓

失依據也而足多有救又蟹者解也其將班師乎果然

其精敏率如此

開寶初太宗居晉邸殿前都虞候奏太祖曰晉王天日

姿表恐物情附之為京尹多肆意不戢吏僕縱法以結

豪俊結一作召陛下當圖之上怒曰朕與晉弟雍睦起國和

好相保他日欲令管勾天下公事麤狂小人敢離我手



足耶亟令誅之逮太宗纂承高陽關奏妖氣夜起氣疑

橫互北陸邊情頗搖太宗召向相敏中于玉華殿密議

之向奏曰臣聞崔翰領節高陽恃功驕恣橫越兵律陛

下宜召還誅之以厭氛祲上曰是何言歟朕嘗乘怒誅

張瓊至今痛恨若翰者朕以其能拔于行伍遂建節旄

料渠不肖辜朕也一無不字也一作乎止遣一詞臣宣撫慰勞而

已祇履自消邊心亦寧心一作境

開寶九年錢忠懿俶來朝上遣皇子德昭迓于南京車

駕為幸禮賢宅撫視館餼什物充滿庭墀俶至詔處之

賜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妻子俱朝封妻為吳越國王妃

召父子宴射苑中諸王預坐一日賜俶獨宴惟太宗奏

王侍坐上愛俶姿度凝厚笑曰真王公材俶拜謝中人

掖起上遣大宗與俶叙齒為昆仲俶循走叩頭泣謝曰

臣燕雀微物與鸞鳳序翼是驅臣于速死之地也獲止

時上將幸西京乞扈從不允曰天氣向熱卿宜歸國宴

別于廣武殿後三年來朝宴于長春殿劉鋹李煜二降

王預焉未幾會陳洪進納土俶情頗危感乞罷吳越王

詔書願呼名不允從征太原每晨趨雞初鳴曉與羣臣



候于行在一云每晨趨維初鳴嘗假寐於寢廬上知之

諭曰知卿入朝太早中年宜避霜露每日遣二巨燭先

領引子前傾候謁而已先一作止駕至并門繼元降上御崇

臺戮其拒王師者流血滿川上顧俶曰朕固不欲爾蓋

跋扈之惡勢不可已卿能自惜一方以圖籍歸朝歸一作貢

不血于刃乃為嘉也俶但叩頭怖謝但吳校作惟非久身留

子朝願納圖貢昆蟲草木亦無所傷朝廷遣考功郎范

旻知杭州至則悉以山川土籍管鑰庾廩數敬授于旻

遂起遣兵民投闕俶最後入覲知必不還一作心離杭

之日徧別先王陵廟泣拜以辭詞曰嗣孫俶不孝不能

守祭祀又不能死社稷今去國修覲還邦未期萬一不

能再掃松楸願王英德各遂所安無恤墜緒拜訖慟絕

幾不能起山川為之慘然

永平中延平津一神劍夜懸子空光掩星斗其劍止長

三尺許每天地澄霽隨斗而轉昏明東起則沒時或浮

子津而漁者見之近則漸沈遂置劍州于延平津割劍

州之劍浦汀州之沙縣隸焉

文瑩至長沙首訪故國馬氏天策府諸學士所著文章



擅其名者惟徐東野李宏臯爾遂得東野詩浮胞輕豔

皆舩華嫵媚侑一時尊俎爾一云皆舩華歌舞其句不

過牡丹宿醉蘭蕙春悲霞宮日城剪紅鋪翠而已獨貽

汪居士一篇庶乎可採日門在松陰裏山僧幾度過藥

靈圓不大基妙子無多薄霧籠寒迳殘風戀綠蘿金烏

兼玉兔年歲奈君何又得宏臯雜文十卷皆胼枝章句

雖齷齪者亦能道信乎文之難也

錢熙泉南才雅之士進四夷來王賦萬餘言太宗愛其

才擢官職有司請試上笑曰試官前進士趙其親自選

中嘗撰三鈞酸文舉世稱精絕略曰渭川凝碧早地鈞

月之流商嶺排青一作飛不逐眠雲之侶又曰年年落第

春風徒泣於遷鶯處處羈游夜雨空傷於斷雁其文千

言率類於此卒鄉人李慶孫為詩哭之曰四夷妙賦無

人誦三鈞酸文舉世傳

翰林鄭毅夫公晚年詩筆飄灑清放幾不落筆墨矜畦

閒入李杜深格守餘杭日因送客西湖臙舟文瑩舊居

留詩於壁云春入蘿途靜浪花翻遠晴又東飛江雲北

飛燕同寄春風不相見又餘杭郡閣云雨影橫殘虹秋



容陰映日寒江帶暮流晚角穿雲出雲峯翠如織宿鳥  
去無迹封書寫所懷聊託荆門翼又罷翰林行次南都  
遇雨云雨聲飄斷忽南去雲勢旋生從北流料得涼風  
消息好蕭蕭已在柳梢頭又老火燒空未擬收急驚使  
雨破新秋晚雲濃淡落日只在楚江南岸頭時頗訝  
其氣象不遠後解杭麾將赴青社以病困泊舟楚岸遂  
卒其語已兆於先

嘗謂文老不衰者止見今大參元厚之絳頤在禁林懷  
荆南舊游云去年曾醉海棠叢聞說新枝發舊紅昨夜

夢回花下飲不知身在玉堂中詞氣略不少衰又曾魯

公垂八十筆力尙完時曾子宜內翰守鄱陽手寫一束

慰之略云扶搖方遠六月去而不息消長以道七日自

當來復吾友中祕書楊經臣博瞻才雅而嘗誦之而字疑衍

經日一作經臣謂余曰此非知其然句似有誤而爲神驅於氣使

之爲爾於字疑衍

乾德九年正月乾元殿受降王朝扈蒙參定其議有李

朴請誅之制甚繁具本文李朴吳校作禮外蒙繼上聖功頌次

年將東封又進御劄草上愛之批於紙尾獎之云聖功



頌及此辭無一字可議後應制後苑詩有微臣自媿頭  
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上和以賜曰珍重老臣純不已  
我慙寡昧繼三皇為之美傳

楊信高楊人忠朴善御士卒開寶二年為散指揮麻舍  
直大內之北一夕中夜忽夢巨龜銜敕叩其寢信驚起  
披衣曰大庭必有警臬太祖開元武門急召信入禁中  
擒叛黨杜廷進三十九人一云杜廷進等十九人陰以姓名授之  
黎明盡為信所捕擒至便殿不用吏鞫面訐得實作訊  
悉戮於市信忽患瘡太祖惜其善撫轄以重兵之柄委

之雖不能語而申明紀律嚴肅有度有童曰玉奴者天  
賦甚慧善揣信意凡奏事及指揮軍律賓客語論但回  
顧玉奴畫掌為字悉能代信語輕重緩急便否避就盡  
協其意病將革忽能語太宗異駭親幸其第信力疾扶  
於榻感泣敘曹一作謝音詞明徹至死猶叩頭乞嚴邊備  
毋忽亭障信泣太宗亦泣至翌日卒賜瑞玉小玦為含

一無瑞字

田重進范陽人不識字忠朴有守太宗在藩邸以酒餌  
賜之拒而不受使者曰晉王賜汝重進曰我只知有官



家誰能喫他人酒食乎人語太宗極許之後鄭文寶出  
漕陝右上囑付曰田某先帝宿將勇毅宜力卿為朕善  
待之

太原將平劉繼元降王隨鑾輿將凱旋而三軍希賞諸

將遠有平燕之請未敢聞上崔翰者晉朝之名將也奏

曰當峻坂走丸之勢所至必順此若不取後恐噬臍上

然之改變北伐功將即而班師即吳校因整旅徐還無

何至金臺驛王師失利利一作律間或南潰者數千騎上遣

翰以兵追之翰奏曰但乞陛下不問奔潰之罪臣願請

單騎獨往當攜之而歸當一作可上許之翰箠馬獨往追之

將及揚鞭大呼諸君不須若爾何傷乎料主上天鑒處

置精明君等久負堅執銳衛駕遠征一旦小忿豈不念

父母妻子憶戀之苦耶上特遣吾邀一作喻爾輩同還宜

知幾速反衆稍稍聽從遂收身而還收一作抽夜半至營各

分部直雞犬亦不鳴上喜密解金帶賜翰曰此朕藩邸

時所繫者

端拱中或言威虜軍糧運不續虜乘其虛將欲窺取朝

廷亟遣大將李繼隆他本俱作李繼倫今從吳校發鎮定卒萬餘護



送芻糧數千輜車將實其廩虜謀報之率精銳萬餘騎  
邀于中道時尹繼倫爲沿邊都巡檢領所部數千巡徼  
邊野忽當虜鋒虜蔑視而不顧勁欲前掠倫謂麾下曰  
虜氣銳於進吾當卷甲銜枚掩其後以擊之蛇貪前行  
必忘其尾豈虞我之至耶遂飽秣飫膳伺其夕懷短兵  
暗逐其後至唐河天未明虜騎去我軍將近遂釋鞅會  
食食罷將戰倫舉兵一鏖如拉枯折朽胡雛越且舉七  
方食短兵擊折一臂乘馬先遁一皮室擊死之皮室者  
虜相也分飛潰亂自蹂踐北窺之患遂已繼倫面色黧

胡人相戒曰黑大王不可當後淳化中著作孫崇諫陷  
北歸太宗召見面詰虜庭事崇諫備奏唐河之役上始  
盡知歎曰奏邊者忌其功不狀其實以昧朕一作欺非卿  
安知遽加防禦使

賈黃中乃唐造華夷圖丞相耽四世孫七歲舉童子開  
頭及第一作狀李文正昉以詩贈之七歲神童古所  
難賈家門戶有衣冠七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  
端見榜不知名字貴登筵未識管絃歡從茲穩上青霄  
去萬里誰能測羽翰後興國中參太宗大政性極清畏



嘗知金陵一日案行府寺覩一隙舍扁鐫甚嚴公怪之  
因發鑰得寶貨數十巨積十一作千乃故國宮闈所遺之物  
不隸于籍數不可計公亟集僚吏啓其封悉籍之以表  
上上歎曰貪黷者籍庫之物尚冒禁盜況亡國之遺物  
乎賜錢三百萬以旌其潔事母孝不幸年五十六先母  
而逝太宗卹其家既葬其母入謝上面撫之勿以諸孫  
及私門之窘自撓朕常記之

梁丞相適頃為詳議官審刑議事廳舊在中書之旁解  
舍院之右朋僚親暱者往往時過笑語公以政堂逼近

竊不自安因命筆題廳之東告來者曰紫垣甚近黃閣  
非筵僚友見過幸低聲笑語適謹啓後紫垣黃閣不十  
年登之語兆之應也若此公之祖顥字太素鄆人登雍

熙二年甲科

他本俱作應熙寧二年甲科今從吳校

司諫知誥羣臣封事

悉付公并薛公映詳定可否多所棄斥子固字仲堅用  
父蔭賜進士出身服闋詣登聞讓前恩命願鄉舉果祥  
符一年亦擢甲科

錢文僖若水嘗率衆過河號令軍伍分布行列悉有規  
節深為武將所伏上知之謂左右曰朕嘗見儒人談兵



不過講之於樽俎硯席之間於文字則引孫吳述形勢  
皆閒暇清論可也責之於用則臨事罕見有成效者今  
若水亦儒人曉武可嘉也時北戎猶擾上密以手劄訪  
之公奏曰制邊滅戎之策無他臣聞唐室三百年而魏  
博一鎮屯戍甚少不及今日之盛大戎未嘗侵境蓋幽  
薊爲唐北門命帥屯兵以鎮之稍有侵軼則呼嗚應敵  
時言者請城綏州積兵以禦黨項詔公自魏乘傳疾往  
按至則乞罷時論躓之上嘗謂左右曰朕觀若水風骨  
秀邁神仙資格苟用之則才力有餘朕止疑其壽部促

隘果至大用恐愈迫之其後果天

玉壺清話卷第七



玉壺清話卷第八

太宗御殿一馬號碧雲霞折德辰獲之於燕澗因貢焉  
 日角有紋如碧霞夾於雙勒鬪人飼秣稍跛音賁倚失恭  
 則蹄齧吼噴怒不可解從征太原上下岡阪其平如砥  
 下則伸前而屈後登高則能反之太宗甚愛上樽餘瀝  
 時或令飲則嘶鳴喜躍後聞宴駕悲頽骨立真宗遣從  
 皇輿於熙陵數月遂鑿詔令以敝幃埋桃花犬之旁  
 党進者朔州人本出溪戎不識一字一歲朝廷遣進防  
 秋於高陽朝辭日須欲致詞敘別天陛閣門使吏謂進



日太尉邊臣不須如此進性強很堅欲之知班不免寫  
其詞於笏侑進於庭進一作贊教令熟誦進抱笏前跪移時  
不能道一字忽仰面瞻聖容厲聲曰臣聞上古其風朴  
略願官家好將息仗衛掩口幾至失容後左右問之曰  
太尉何故忽念此二句進曰我嘗見措大們愛掉書袋  
我亦掉一兩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讀書來吳本官家作上  
興國中太宗召陳搏赴闕搏隱華山雲臺觀年百餘歲  
世宗拜諫議不受始四五歲時戲滴水側一青衣媪抱  
置懷中乳之曰令汝更無嗜慾之性聰悟過人先生有

高識嘗戒門人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不假進取迹  
動天闕名馳寰海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  
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戒之放至晚節侈  
飾過度營產滿雍鎬閒門人戚屬以怙勢強併歲入益  
厚遂喪清節時議凌忽王嗣宗守京兆乘醉慢罵條奏  
於朝會赦方止祥符八年歲旦山齋曉起服道衣聚諸  
生列飲取平生文藁悉焚之酒數行而逝奇男子也  
蘇內翰易簡在禁林八年寵待之優優一作深復出夷等李  
相沆入玉堂後於蘇蘇一作公一旦先除參政以公為承旨



賚與參政等蘇不甚悅上謂公曰朕欲正舊典先合用卿即正台宰然庶欲令卿延厚壽基稔育聞望乃先用沈卿宜無嫌吳校嫌蓋知其齡促也公以母老急於進用因乾明聖節進內道場醮步虛十首中有玉堂臣老非仙骨猶在丹臺望泰階上悉其意俾參大政未幾遂卒年三十九上嗟悼為之雪涕賜挽詞斷云時向玉堂尋舊迹八花磚上日空長

王沔字楚望端拱初參大政敏於裁斷時趙韓王罷政出洛呂文穆公蒙正嘗厚自任中書多決於沔舊例丞

相待漏於廬然巨燭尺盡始曉將入朝尚有留按遣決未盡沔當漏舍止然數寸事都訖猶徘徊笑談方曉談

作語上海試舉人多令公讀試卷素善讀書縱文格下者能抑揚高下迎其辭而讀之聽者無厭經讀者高選舉子當納卷祝之日得王楚望讀之幸也

王參政化基興國二一及第於呂蒙正榜釋褐授贊善

知嵐州趙韓王學術淺議以驟進之少年無益於治

特詔改淮幘特一作埋公歎曰不幸丞相以元勳自恃

特忌晚進男兒既逢明時豈能事幘府承迎於婉畫之



末乎抗疏自薦表稱真定男子公常慕范滂有攬轡澄  
清天下之志遂撰澄清疏略皆切於時要太宗壯之曰  
化基自結人主慷慨之俊傑也亟用之由著作郎三司  
判官左拾遺召試中丞補闕知制誥 有望尤善為  
詩感懷有美璞未成終是寶精鋼寧折不為鉤之句可  
見其志矣後參大政趙鎔以宣徽使知密院上特命參  
政班在宣徽之上

唐彥猷侍讀詢弟彥範詔俱擅一時才雅之譽彥猷知  
書好古彥範文章氣格高簡不屈疎秀比六朝人物尤

精翰墨遺一小句必必華牋妙笈 雅有意忽一客攜

黃筌梨花臥鵲圖 負其花畫全株臥二鵲於花中斂

羽合目其態逼真合用價數百緡彥猷畜畫最多開篋

以蜀之趙昌唐之崔彝數品花較之 吳校品 俱所不及

題曰錦江釣叟黃筌筆彥猷償其半因暫畱齋中少玩

絹色晦淡酷類古縑彥猷視其圖角有巨印 吳校視 徐

少潤揭而窺之乃和買絹印彥範博知此 大笑曰和

買絹始於祥符初因王勉知潁州歲大饑出府錢十萬

緡於民約曰來年蠶熟每貫輸一縑謂之和買自爾為



例黃筌唐末人此後人矯為也遂還之不受其誣

徐騎省鉉事江南後主為文館學士吳本作文口院隨學士校補館字

煜納圖太宗苛責以不能諷煜早獻圖貢鉉對曰臣聞

四郊多壘卿之辱也為人謀國當百世不傾諷主

納疆得為忠乎太宗神威方霽白今後事我亦當如是

鉉不幸為上坐請求尹京張去華以一親故注重辟

諷去華上言上索星見詩曲赦畿獄坐是削官為靜難

行軍司馬行字吳校增案當作靜難軍行軍司馬後端居不出銘其齋以

自箴曰爰有愚叟棲此陋室風雨可蔽庭戶不出知足

富娛老以佚貂冠蟬冕虎皮羊質處之恬然永終爾

吉竟卒於邠鉉晚年于詩愈工游木蘭亭云蘭舟破浪

城陰直玉勒穿花苑樹深觀水戰云千帆日助陰山勢

萬里風馳下瀨聲病中云向空咄咄頻書字與世滔滔

莫問津謫居云野日蒼茫悲鵬舍水風陰溼敝貂裘陳

祕監歸泉州云三朝恩澤馮唐老萬里江關賀監歸宿

山寺云落月依樓角歸雲擁殿廊弟錯詞藻尤瞻年十

歲羣從燕集令賦秋聲詩頃刻而就略云井梧分墮砌

塞鴈遠橫空雨滴苔莓紫風歸薜荔紅盡見秋聲之意



至道二年曹璨自河西馳騎入秦賊遷萬餘眾寇靈州  
 上問呂相端趙樞密銘平戎之略呂奏曰容臣等共陳  
 利害吳本具為一狀進呈時張洎對上前斥端曰居啓  
 沃之地君問即對邊城之急豈容冥搜扞思檢閱補綴  
 深失評謨之體端奏曰洎不過揣摩陛下意爾上為之  
 默笑吳本上字下有亦字洎善事內臣動息先知蓋上意久欲棄  
 之果翌日先於兩府獨抗一疏盛言乞棄靈武深邊餽  
 運并粟碩費芻車野宿孤迴難援泉源高涸莫屯厚兵  
 上謂向敏中曰洎果為呂端所料朕嘗不喜劉蟠輩

動即迎合以下朕意今洎亦然以疏還之謂洎曰卿所  
 陳朕不會一句頃在翰苑眷遇特厚遇一作願凡篇章褒荅  
 止謂之翰長儒臣由此少解焉  
 寇萊公給事中知吏部選時張洎亦為給事中学考功  
 官序雖齊視洎乃為屬曹寇少年進用才銳氣勇復為  
 首曹慊洎不以本司官長奉已洎又以老儒宿德聞望  
 自持不肯委節事寇洎坐洎坐字上下疑有脫文寇視事罷則整  
 巾對書終日危坐伺候於省門伺疑洎字之誤一揖而退不交  
 一談寇一日忽作庭雀一詩玩洎略曰少年挾彈多狂



遜不用金圓用蠟圓蓋譏洎頃在江南重圍中爲李煜  
草詔於蠟圓中追上江救兵之事也洎不免強顏附之  
後稍親暱其辨誦談笑橫飛于席閒冠胸中素蘊養畜  
不發者盡爲洎藉而取之因是大伏遂推挽於朝力加  
薦擢

太宗推敦臺憲動畏彈奏雍熙九年春燕上歡甚時滕  
中正權中丞上謂羣臣曰朕所樂者非歌舞樽罍蓋時  
平民康與卿等放懷同慶爾顧中丞曰三爵之飲宴實  
爲常禮朕與羣臣徹常算快飲數盃可乎中正奏曰臣

聞文王在鎬與魚藻同樂古之誠者但恐酒淫失度爾  
今君臣熙洽穆穆皇皇微臣敢不奉詔殿上皆呼萬歲  
遂以虛爵徧授俾恣飲焉

孔承恭上言舉令文賤避貴之類四條乞置木牌立於  
郵堠以爲民告訴行之一日太宗問承恭曰令文中貴  
賤長少輕重各有相避竝訖何必又云去避來此義安  
在承恭曰此必戒於去來者互相回避爾上曰不然借  
使去來相避止相憧憧於通衢之人密如交蟻烏能一  
一相避哉但恐設律者別有他意其精悉若是是一作此



太宗深惜民力擢樊知古為諫議河北東西都轉運使

自樊始也案自樊始也句與太宗深惜民力語文義不貫似有脫誤奏請修河北諸

城計木五百萬條畚鍤什具七百萬事上曰大河乃天

設巨塹以限夷夏匈奴豈有違天限之勢乎吳本無萬限字

里長城金湯之固又奚為哉重困吾民損和傷事所陳

過當宜罷之詔有司量給材用修整案他本此下另為一條今從吳校

知古江南人無鄉里之愛舉於鄉不獲第因謀北歸獻

伐於朝伐一作計以釣竿漁於采石江凡數年橫長緝量江

水之廣深緝或中沈陰有物波低助起心知其國之亡

遂仗策謁太祖奏曰可造舟為梁以濟王師如履坦途

送學士院本科及第遣湖南督匠造黃黑龍船於荆南

破竹為索數千艦田荆南而下舟既集就采石磯試焉

密若胼脅不差尺寸知古舊名若冰太祖以其聲近弱

兵之厭故改之江南平為侍御史邦人怨之累世巨木

悉斬焉

太宗親征北虜師還途中御制詩有鑾輿臨紫塞朔野

凍雲飛遂令何蒙進鑾輿臨塞賦朔雲飛詩召對嘉賞

授贊善詩有塞日穿痕斷邊雲背影飛縹緲隨黃屋陰



沈護御衣俄一縣尉宋捷者庸督護輦道倚其姓名之

讖旋構一官因而章疏歌頌雜進不已諸科亦扣行在

乞免文解其表面籤題云進上官家趙浼瀆旒展有司

亟請隨駕至銀臺隨駕二字吳校增○應奏御文字先

經本臺封駁方進因而少戢

許讓知益州歸首奏曰乞預為劔外之備上怪問之讓

曰臣解秩時實無烽警蜀民浮窳易擾難安以物情料

之但恐狂嘯不測既而不久李順果叛時皆伏其先見

朝廷遣王繼恩討之既平除張乖崖知益州繼恩等素

失督御之略師旅驕很詠密奏乞命近臣分屯師旅以

殺其勢朝廷命張鑑往張鑑吳本作上召對後苑鑑雖

進士本出將家奏曰成都新復軍旅未和聞使命遽至

質易戎伍慮有猜懼變生不測乞假臣一安撫之命臣

至彼自措置上嘉納後果以川峽分為益梓利夔四路

代還拜諫議

朝廷議城古威州遣訪鄭文寶公奏曰欲城威州不若

先建伯魚寺岡清遠三城為頓歸師之重地俟秦民稍

蘇關管田積邊粟修五原故積之地党項之酋豪為我



鷹犬若爾則不獨措注安西亦可綏服河湟此定邊之  
 勝策也朝廷從之建興三城之役費緡粟數十萬計西  
 民苦之一夕盡為山水蕩去又奏減解池鹽價損課二  
 十萬緡吳本緡作捐貶藍山枝江長壽三縣令累年方牽復  
 工部員外郎轉運使文瑩頃游郢中二邑僧壁尚有公  
 之詩郢城新亭曰每到新亭即厭歸野香經雨長松圍  
 四簷山色消繁暑一局碁聲下翠微冰片角巾簪澗月  
 錦紋拳石砌苔磯近來學得籠中鶴迴避流鶯笑不飛  
 寒食訪僧云客舍愁經百五春雨餘溪寺綠無塵金花

開處鞦韆鼓粉頰誰家鬪草入水上碧桃流片段梁閒  
 新燕語逡巡高僧不飲客攜酒來勸先朝放逐臣篇篇  
 清絕不能盡錄公聞雲州陷衣胡服引單騎冒雪閒道  
 走清遠故城得其實奏請班師

太宗居晉邸知客押衙陳從信者心計精敏掌功官帑  
 輪指節以代運籌絲忽無差開寶初行司秋奏倉儲止  
 盡明年二月太宗因詰之信曰但令起程即計往復日  
 以緡券併支支他本俱作之今從吳校可責其必歸之限運至陳  
 雷即預關主司戒運徒先候於倉無淹留之弊每運可



減二十日楚泗至京舊限八十日一歲止三運每運出  
淹留虛程二十日歲自可增一運太宗以白太祖遂立  
爲永制一歲晉邸歲終籌攢年費何啻數百萬計惟失  
五百金屢籌不出一蒼頭偶記之晉王一日登府樓遙  
觀尋橦者賞歎精捷令某府取庫金與之時信不在後  
失告之魏丕爲作坊使舊制床子弩止七百步上令丕  
增至千步求規於信信令弩於架以重墜其兩端弩  
勢負取所墜之物較之但二分中增一分以墜新弩  
則自可千步矣如其製造後果不差

景祐元年張唐卿榜賜恩澤出身章服等制誥詞略云  
將就學白首空歸屢陳鄉老之書不預賢能之選靡  
負激昂而自勵止期華皓以見收仁宗怒曰後世得不  
始其子孫之羞乎御筆抹去宋鄭公別進云久淪巖穴  
風飄經綸驚還未出於喬林鸚薦屢光於鄉校縱轡誠  
虧於遠到搏風勉屈於卑飛上頗悅  
安鴻漸滑稽輕薄或傳凌侍郎策世緒本微其父曾爲  
鎮所由公方成童父攜拜鴻漸爲立一名漸因命名曰  
欽之安嘗所由生也鴻漸老爲教坊判官凌公判宣徽



院樂籍錄焉亦微憾之一日謂之曰汝今世之一稱衡  
肥才雖不遠偶免一烹焉

杜文正備江南集賢校理澄心堂歸朝直祕閣上幸太  
閣詢經義奏對稱旨賜金紫景德中為近侍扈從澶淵

之幸追歎旋鑿為通月日有司空行官吳本空作定適當懿

德皇后忌辰上疑回鑿鼓吹鑿筦非便時公為儀仗使

已先馳還闕飾迎駕之儀遂馳騎問公公即奏曰於義

無害或王載木主伐紂時居喪尙前歌後舞況忌者乃

追遠存思存思一作思存公凡戒檢書吏曰某事在某書某

卷幾葉幾行覆之未嘗有差

太宗詔卿士舉賢良翰林朱公昂舉陳彭年陳以家貧

無贄編可投之備入削奏乞終任不願上道杜龍圖鎬

刁祕閣衍列章奏曰朱昂端介厚重不妄舉人況彭年

實有才譽幼在江左已為名流所重乞不須召試止用

昂之舉詔備清問可也乃以本官直史館

玉壺清話卷第八



玉壺清話卷第九

李先主傳

唐祚告絕江南始有國廣陵楊氏當天祐戊寅閒江淮  
 無主奄三十郡自建正朔制度草創後授於李氏方能  
 漸舉唐室憲章命尙書陳澹專修吳史未成而澹沒建  
 隆乾德閒史官高遠著吳錄二十卷未參本朝之史會  
 遠遽卒史館之內遠將病其藁悉焚之故江南始未多  
 或漏落猶於餘書雜著閒有載其事者先主昇字正倫  
 唐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元孫其父志去宗室懸遠遂



飄游他郡為徐州判官安貧謹厚喜佛書多游息佛寺  
號為李道者主以光啓四年生于彭城會天下喪亂因  
轉徙濠梁家貧二姊為尼吳武王楊行密克濠梁主為  
亂兵所掠時尚幼行密見而奇之育為己子長子楊渥  
驕很恣橫多或凌之行密慮為渥所害謂大將徐溫曰  
此兒異常吾深愛之慮失保佑汝無子可賜汝養之溫  
得主致保姆命師傅鞠育異之及長身長七尺坦額隆  
準神彩鑑物吳校鑑作射雖緩行從者闊步追之不及相者  
曰正所謂龍行虎步也瞻視明燦其音如鐘嘗泛舟渡

淮暴浪中起舟人合噪喧號無制主舉聲指畫吳本指作指

響出數百夫外兩岸皆聞天祐中童謠曰東海鯉魚飛

上天蓋謂主素育於徐氏後竟復唐姓一狂僧走金陵

城中猖狂荒急每見人則尋飛龍子凡十餘年逮主來

為昇州刺史狂僧見之乃不復尋矣吳本乃作因時江淮初

定元作江南初平今從吳校守宰者皆武夫率以兵戈為急務主獨

好文招儒素督廉吏德望著立物情歸美徐知訓為淮

南節度使驕侈淫虐為朱瑾所殺一方甚擾主亟往代

之悉反其治謙寬惇裕初知訓已忌主之能每欲加害



嘗開宴主預坐伏劍士於室刁彥能行酒以爪指主主  
佯吐茵而起偶免之後又飲於廣陵城東山光寺會主  
適自京入覲亦預焉知訓狂醒醒一作醉決欲害之其弟知  
諫白於主白吳校遂鞭馬急奔知訓不逞授劍與彥能  
俾急追之彥能及於中途但舉劍揚袂遙示之及河而  
止以奔騎難追為白迨知訓遇害也其父溫方知其惡  
將吏盡被黜責明年建吳國以主為左僕射參大政於  
是百姓始得投戈息肩時四境雖定惟越人為梗主不  
欲瀆武專務安輯遂許和好戢兵薄賦休養民力山澤

所產公私同之戢擾吏器橫斂中外之情翕然依附雖  
剛鷲很復者卒亦馴擾所統僅三十餘州為太平之世  
者二十年置延賓亭待四方豪傑無貴賤之隔非意相  
干者亦雍容遣之漂泛羈游輩隨才而用之縉紳之後  
窮不能婚葬者皆與畢之義父溫雖鎮金陵凡朝政但  
總大綱而已臺閣庶政皆主決之金陵司馬徐玠者性  
詭險深忌於主屢諷溫曰輔政之權不宜假也請以嫡  
子知詢代之以收其勢主知之連上疏求罷政事上字  
吳校增表將上會溫卒知詢果襲之所為不法不久亂萌已

增表將上會溫卒知詢果襲之所為不法不久亂萌已  
三知不足為書



兆主使論之遂令入朝以追蕭牆之禍朝廷以為左統  
軍悉罷兵柄主時始專大任秉執益謹一旦臨覽理白  
髭喟然歎曰丈夫此物懸於領壯圖已矣時不待人惜  
哉有周宗者廣陵人少孤貧事主為左右給事敏黠可  
喜聞主之歎請入廣陵吳校以告宋齊王以禪代之事  
齊王險刻忌其謀非己出手疏切諫言天時人事未可  
之際請斬宗為謝主怒其專輒將斬之徐玠力援獲免  
後數年徐玠請禪之說行宗方復職後竟為樞密使後  
五載壬辰歲出鎮金陵以長子璟為兵部尚書參政事

如溫之制甲午歲進封齊王加元帥置左右丞相以宋  
齊王佐之丁酉十月受吳禪奉吳主為讓皇改年昇元  
追考溫武皇帝子璟為吳王以建康為西都廣陵為東  
都即金陵使府為宮但加鴟尾欄楯而已吳校補終不  
改作接見親族一用家人禮昔所師友之尊長者皆親  
拜之初主將受禪也時吳之宗室臨川王濛久囚廢于  
歷陽因司馬徐玠素不悅於主欲濛受禪吳本欲下  
陰諷太尉中書令西平王周本及趙王李德誠輩倚以  
德爵勳舊之重欲使推戴於濛蓋玠之謀也吳校蓋濛



聞將受禪殺監守者與親信走騎投西平王周本本已  
昏耄不知時變皆其子祚左右其事故拒之不令入報  
濛懇祈再三亦不許閉中門外執濛以殺之本知之怒  
曰我家郎君何不使吾一見濛既被害吳室遂移本力  
疾扶老隨衆至建康但勸進而已自是心頗內媿數月  
而卒實素無推翊之誠而主寬裕置而不辨及其死也  
厚葬之優恤其孤遷讓皇於京口以潤州廨舍爲丹陽  
宮以處之用親吏馬恩讓吳本作思讓爲丹陽宮使讓皇以  
世子璉囑於主曰吾無一事但爲選師儒之有年德者

教育吾兒令知人倫孝讓他日不絕祀享俾吾先血食

泉下吳校先作獲吾志足矣主爲選中書舍人徐善兼右庶

子以教焉璉讓皇長子也十歲封江都王立爲太子性

淳謹好學骨清神淺唇縮齒露風鑑者所不許主受禪

封璉中書令池州刺史將赴上吳本無此字遇寒食飲冷失

節卒於池口舟中他本俱作兵中今從吳校年十九歲初先主第四

女先主一作主生案後亦或稱璉納之爲妃賢明溫淑

容範絕世及禪代封永康公主聞人呼公主則嗚咽流

涕辭不願稱宮中爲之慘戚璉卒永康終身縞素斥去



容飾不茹葷血惟誦佛書但自稱未亡人朝夕焚香對  
佛自誓曰願兒生生世世莫為有情之物居延和宮年  
二十四無疾坐亡凡五夕光如白練吳校白  
作翦長丈餘自  
口而出至斂溫軟如生主感悼哽痛詔李建勳刻碑宮  
中紀其異未幾將復有唐之姓尚懷徐氏之恩未欲驟  
改不忍即言既而諸王露奏懇請方下議有司及百官  
中外惇情不得已方復姓李立唐之宗廟祀高祖及太  
宗而下追尊考溫廟號義祖封徐氏二子為王用張居  
詠李建勳平章事張延翰為僕射十一月讓皇殂於丹

陽宮主喪服三年受禪之二載夏四月始郊祀圜丘時  
當上旬月沒頗早逮升壇之際皎潔如晝非日非月至  
柴燎甫畢夜景復晦一若常夕人咸異之羣臣請上尊  
號主曰尊稱者率皆虛美爾且非古制抑請不允下詔  
曰宜寢來章不得再上時全吳符瑞不輟所奏皆抑而  
不納以張宣為鄂州節度使宣以邊功自恃強橫不法  
鄂市寒雪有民鬪於炭肆者捕而詰之乃市炭一秤權  
衡頗輕使秤之果然宣斬鬪炭者取其首與炭懸於市  
主聞之軟曰小人衡斛為欺古今皆然宣置刑太過州



法作盡奪官以團副置于新春遣潤州節度使王興代之

時天下懼亂刑獄無典因是凡汝死刑方用三覆五奏

之法案馬合南唐書作三奏民始知有邦憲物情歸之果安州節

度使李全金感慕德誼率眾來歸一云以眾來降封全金為官

威統軍是歲趙王李德誠卒德誠即建勳之父也少時

人相曰太山之高可比君福不用寸功日享千鍾德誠

少事吳主獨無一能寵遇特深為馬步軍使但豐白充

美服裝乘馬而已從諸軍圍安仁義于潤州諸軍見仁

義皆慢罵詬辱軍一作將惟德誠執禮未嘗以一語辱之城

陷仁義執弓矢毅然坐于城上無敢近者久之獨呼德

誠使前曰雀鼠小人皆罵辱吾獨汝見我有禮且有奇

相他日至貴吾委命於爾以為爾功乃擲弓矢於地乃

作遂以愛妾美玩盡贈之德誠扶掖下城由是擢拜日進

中書令日字上疑有脫文封趙王子四十餘人至先主受禪用

其子建勳之謀率諸侯勸進以推戴之功卒厚寵遇楊

武王諸將惟德誠無寸功止用謙善而已卒年八十四

梁王徐知諤卒溫之少子也該明經術風度善為

詩屬文好游樂善狎侮編購古書名畫一日游蒜



山除地爲廣圍編虎皮數百番爲巨幄植旗張燾極于  
驕後自號武帳會文武大張樂飲時以落焉方鼓吹振  
天忽神物卷江波爲大風雨盡拔去其帳亂飛如蝶翳  
空而散知諤單騎奔建康感寒遂病而卒平日嘗謂所  
親曰諺謂人生百歲七十者希吾幼享富貴而復恣肆  
一日之費敵世人一年之給或幸卒于七十之半已足  
矣果卒于三十五子皆郡縣公冬十月主巡幸東都  
邀故老宴于舊宅親戚有亡者弔撫慰勞勲臣義士之  
墓親設祭誄披浹囚繫踰月而歸時貢條未備工有仗

策獻文稍可采錄者委平章事張延翰收試院量材補

用一作擢皆得其職主有異見人之休戚死生皆先見之

湯悅仕吳爲祕校一作密校主受禪用爲學士一日謂悅曰

近覺卿神彩明煥精芒中發得非有異遇乎悅不敢隱

曰臣數日前夙興頰而流星墜盆中驚異之際將掬之

星飛入口餘無他遇主日卿之貴異他日無比者果事

三朝後歸朝爲太子詹事八十餘卒虔州節度使王安

持節請覲遂卒于朝年七十二安廬江人少事吳武王

觀戰酣武王坐于高阜注目以望陣勢安捧匣器侍



側忽陣外一執槊勇士疾走而至徑趨王座止數十步  
安始覺左右盡凝立瞪目前視無一夫警者安乃置所  
捧于地取弓射之一發而倒徐納弓于弣中復捧器而  
立神色不少變武王奇之曰汝真有器度當至極貴冬  
十月誅秦州刺史褚仁規廣陵人暴遷至廣陵鹽監使  
蘇字吳校增凡為治厲於威刑民吏戢懼所部皆富千魚鹽  
竹葦之產國家每有大役常賦不能給者仁規行視民  
中所有舉籍取之以應國調事訖償之略無逋負民亦  
無怨主甚賞之仁規晚年培克無度率入私門驅掠婦

女刑法橫濫會陳覺與之有隙密暴其狀遣御史劾之  
主盡釋不問將東巡召為靖江軍使督舟師為從及還  
遂留之以罷其郡使再下書責其殘暴仁規豪粗無術  
乘恚上書頗肆抵忤幾無君臣之分下其事委陳覺就  
秦州按鞫仁規聞使者往按大懼遂自首收付大理數  
日賜死秋七月宋齊丘罷丞相為洪州節度使蓋齊丘  
屢諷主曰天下自廣明之後崩離板蕩垂四十年諸侯  
角立今才名有望主句疑有脫誤仍江淮頻歲豐稔兵食皆  
足乃天意欲中興土運之際宜恢復疆宇為萬世之固



主長歎謂齊王曰吾少長軍旅覩干戈爲民之害甚矣  
不忍復言苟彼安吾亦安矣何更求哉先生之教謹不  
敢守一云敢不謹守由是收權衡之柄一作權輿因黜之以遠其惑  
是年吳越火宮室府庫鎧甲庾廩焚之殆盡羣臣復欲  
乘其弊而襲之諸將自奮者甚衆主固拒不許曰人生  
何堪此酷也土木當亦傷害乃遣使唁之齋幣幣糧錘  
僅百餘艘以賙其急越人德之芻鳳案此下至乾德丁卯之歲也一段係中主事不應誤入先主  
薨于晉出帝時顯德中周世宗卽位主遣韓熙載往  
朝及歸主因問新帝容表言動吳本言動作動靜及朝廷體貌

熙載盛言惟見殿前典親兵趙點檢卽太祖也龍角虎  
威凜然有異舉日顧視電日隨轉公卿滿廷爲氣焰所  
射盡奪其色新帝雖富威武其厚重之態負山河之固  
但恐不及其後太祖卽位主方悟熙載之語主將近暮  
年厄運所會日漸衰謝自世宗平淮甸已抱脣亡之憂  
無何太祖於京城南池按甲舫戰艦日習水戰閒者歸  
報主誤猜疑愈抱隱憂實將平揚州也小人因是觀覺  
者紛紛奔叛竟以平吳之策獻于朝初彭澤合薛良者  
以賊貶池州文學因不逞之臣杜著者吳校云因不逞與臣杜著者



偽為吳商絕建德渡奔獻策請決秦汙陂歲溉美田數

千頃畝江南深仰焉使陰決之以枯歲穀廩實無仰可

俯而拾世宗怒曰天產五稼以養生民決陂殺穀吾其

宥乎吳校吾立命斬良并著於蜀市下詔撫慰主方少

安而狂妄輩因以遂戢終以城闔監威欲遷豫章遷一作還

吳校欲尤不逮金陵之廣止馳詔勸使仍舊主遣熙載

入朝聘謝熙載歸語主曰三星連珠於奎奎主文章仍

在魯分今晉王鎮兗海料非久必為太平中國之主願

記臣語時乾德丁卯之歲也主自受代以來臺閣多俗

吏細大之務主親決之末年始任儒雅雜用簡易之政

雜字吳悉罷苛細將修復典故以為著令因感疾漸至

殘廢遂寢焉晚為方士所誤餌硫黃丹砂吐納陰修之

術忽躁怒居常最寬和殆病百司奏事或厲聲呵詬然

無他害羣有司案牘果事理明白者則收斂顏色慙慙

謝而從之既覺數屯多布德澤文武官沒者子孫隨收

叙不限資蔭孤露者營其婚葬幼不堪任及無嗣者出

內帑以賑之死王事者下至卒伍皆給二年之廩主之

貴賤長幼卒無身後之患吳校卒先是數載前一漁者



持蓑笠綸竿擊短版唱漁家傲其舌為鳴根之聲以參

之自號回同客吳校作回同客人後疑為呂洞賓音清悲如煙

波間聽者無厭唱曰二月江南山水路李花零落春無

主一箇魚兒無覓處風兼雨土龍生甲歸天去吳本土作玉下

同人或與錢則擺首不接唱於金陵凡半年家無悟者

里巷村落皆歌焉土龍生甲果以甲辰歲二月殂於正

寢魚兒乃向所謂鯉魚也歌中之語皆驗焉遣鄉郡公

徐邈奉遺表來上太祖廢視朝五日特遣鞍轡庫使梁

義弔祭贈儀典隆厚嗣君遣馮謚乞追尊帝號許之鳳翌

案遺鄉郡公徐邈至此亦誤諡曰孝高皇帝議者以先主繼唐昭宗

之後號當稱宗韓熙載建議以謂古者帝王已失之已

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興今先主

中興之君也宜當稱祖與論是之遂廟號烈祖陵曰永

陵先主幼歷喪亂備諸險易故持兼節吳本作廉節以固勤

託孝謙卑自牧案故持云云數句疑有脫誤吳校云故持廉節以口勤國託謙卑以自牧亦尚

有誤身為輔相事義祖徐濫吳校作義父禮如庶人稍有疾

則衣不解帶藥必親嘗溫嘗責諸兒曰汝輩能如二兄

則可以為天下範也以長子璟嗣皇后宋氏為元恭皇



太后子四人西平王景遂宣城王景達保寧王景遇

玉壺清話卷第九

玉壺清話卷第十

江南遺事

鍾山相李建勳少好學風調閑粹徐溫以女妻之奩橐  
 之外復賜田沐邑歲入巨萬雖極富盛不喜華靡屏斥  
 世務喜從方外之遊徧覽經史資稟純儒故故字疑所  
 以常居重地常字吳寡斷不振其為詩少猶浮靡晚年  
 方造平淡營別墅於蔣山泉石佳勝再罷相逼疾求退  
 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或謂曰公未老無疾求此命  
 無乃復為九華先生耶九華即宋齊丘常乞骸屢矯國



三才圖會卷之十一  
主公曰余嘗笑宋公輕以出處敢違素心吾必非壽考之物勞生紛擾耗真靈魂求數年間適爾嘗畜一玉磬尺餘以沈香節安柄叩之聲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則擊玉磬數聲於耳客或問之對曰聊代洗耳一軒勝曰四友軒以琴為嶧陽友以磬為泗濱友南華經為心友湘竹簟為夢友果遂閒曠五年而卒江南之佳士也

白鹿洞道士許筠世傳許旌陽之族能持混胎丈人攝魔還精符按摩起居以濟人疾含神內照恬然無欲忽

一越人來謁曰吾有至寶在懷今垂死欲求一人付之

舉世皆貪夫無堪受者欲沈於海又所不忍出一丸石

如碧玉雞卵以贈筠且曰古傳扶桑山有玉雞鳴則金

雞鳴金雞鳴則石雞鳴石雞鳴則人閒雞悉鳴矣一本云古

傳扶桑出玉雞玉雞鳴則金雞唱金雞唱則石雞鳴云云一本云古傳扶桑日出有玉雞鳴云云此從吳本

此石雞卵也張騫又曰瑟母出扶桑山流落海北岸北

吳校能喻寶玉屑喻一作吸但五金砂及寶礦礦他本俱作礪今從吳校

碎而成屑以卵環攬寶末盡黏其上不假淘汰筠得之漫於金沙浣取試攬金屑如碎麩盡綴於卵取烹之皆



履金也日可取百銖筠曰吾此學不貪為寶此物喪真  
於道益遠瘞於鍾山之中一本云瘞後竟無得者

徐常侍得罪竄邠平日嘗走書託洪州永新都官胡克

順曰僕必死於邠君有力他日可能致我完軀一云致吾冤軀

轉海歸葬故國侍先子於泉下即故人厚恩也未幾果

遣訃來告順感其預託創巨舟齋厚費親信往邠迎之

舟出海隅一巨邑忘其名邑有東泚八帝祠帳殿嚴盛

禱享填委時索湘典邑舟未至鉉先謁之稱江南放叟

徐鉉湘素聞其名悚敬迎拜冠服嚴偉笑談高逸曰僕

得罪於邠幸免囚置放歸故里艤舟邑下因得拜謁仍

有少懇拜聞迨晚再謁語訖失之湘大駭未久津吏申

有徐常侍靈柩船到岸湘大感動亟往舟撫其孤曰先

公有真容否曰有遂張之於津亭果適之來謁者湘設

席感動置醪俎再拜以奠迨暇果至日適蒙厚饗多謝

實己之幸葢少事一云有少事不得已須至拜叩僕在江南

為學士日一里舊吳校里齋一寶帶託僕投執政變一

巨獄巨字吳校增僕時頗有勢燄執政不敢恣然事不枉法

以賊名累身恐旅櫬過廟帝所不容君宰封社廟籍鄉



版皆隸於君君為吾禱之帝必無難吳校無難湘感其

誠告為之潔沐過已事吳校過下齋心冥禱訖令解絳

過廟恬然無纖瀾之驚薄暮果再至飾小懷刺為謝吳校

小作其刺題曰鉉專謝別東坡索君賢者含喜再拜歛

然而去泊再開其刺旋為灰飛湘頗懷東坡之疑後果

為左諫議大夫

廬山布衣江夢孫潯陽人博綜經史孝弟介潔不妄語

不隱己過李主召置門下為國子司業一旦面陳曰迂

儒無所補平生讀書意在惠民空言無益願求一官以

自効主曰胡為卑飛自喪其節耶固不許固求之補天

長縣令以官誥示之曰授告罷與友一作無賓友之容一作客

指其庭曰此地即君斂板趨伏之所也君寧甘乎夢孫

曰苟遂素願無憚其他乃授之至治所其吏白曰正廳

凶惡自來邑令居之怪異不得其終已陳設使廳矣江

因呵曰長民不踞正廳踞一作居非禮也既上事久之果有

妖物嘯梁仆瓦一作拋瓦喧號萬狀羣吏伏匿江整

衣焚香奠酒吳校衣作語鬼曰僕為令合踞此廳君等

有祠堂林墓一云君昔有祠堂林墓安得居此耶吾行



己不欺闇宰無懼君輩此處必有祀典尊神吾當告之

語訖移榻就寢高枕而臥吳校臥寂無見聞後視率

以簡易仁恕為理民士愛之吳校士甫及滿任解秩歸

田縣人緣河泣涕挽舟酷留凡不絕者三日主聞之嘉

歎不已手批委曲批一作札以美爵誘之惇勸再任堅然不

起耕田侍母氏無氏字吳校暇則以經術課諸生及

子直木後為員外郎直木云云一云暇則以經術授諸子及弟子

王建封事李氏為天威軍都虞候驍勇剛直平建州功

冠諸將擢刺史後圍福州與諸將爭功城垂克建封勒

兵退吳校云勒致壞成績主銜其恨吳校恨方理擅退

兵者將討之建封大怖納官以自劾李主佯示寬厚召

還付以精兵稔其慙也後果怙權漸侵朝政時鍾謨魏

岑李德明二三小人以姦佞獲倖傾害忠良建封上書

歷詆數子之惡庭諍喧訴請盡誅竄進用公直璟大怒

曰武臣既握重兵復干預國政如何可事主君耶流池

州道殺之才死鍾魏等目見建封為異目一厲聲曰吾

為國擊邪去惡欲誅君輩以肅朝綱嗣君反誅於我今



奉候諸君

吳本奉作奉

其辨於陰晝夕隨之

吳校夕作夜

岑等呼

道士奏章告天竟不能脫不月餘二三子相繼卒

嗣主瑒幼有奇相惟義祖徐溫器之曰此子殆非人臣

相

相字吳校增

溫食即命同席南向以坐之

吳本向作面

曰徐氏

無此孫溫自金陵迎吳王於迎鑾江大閱水嬉還至百

家灣向夕暴風忽起舟人束手於駭浪中

他本手俱作身今從吳本

溫四望無計遂袒裼負瑒於背回語嬪御曰吾善游不

暇救爾輩所保者此子爾言訖風息若神護瑒天姿高

道始出閭即就廬山瀑布前構書齋為他日閒適之計

及迫於紹襲遂捨為開先精舍

吳武讓皇既殂於丹陽其族屬尚居泰州解舍先主自

受禪已還未暇措置迨殂方囑付嗣君曰邦君皆楊氏

所有天地事物之變偶移在我然順逆之勢不常吾所

憫孤兒寡女僑寄殊鄉令往泰州津斂楊族安於京口

關瞻撫育無令失所男女婚嫁悉資官給瑒稟遺戒遣

園苑使尹延範具舟車調費往泰般護時王室在難道

路已亂延範慮有他變取子弟六十人皆殺之惟載婦

女以渡江瑒大怒以延範腰斬仍誅其族於市以慰其



三登江言卷一  
冤楊氏諸女二十餘人選士族嫁之奩匣閨橐不失常  
度

江南故國每至暮冬淮水淺涸則分兵屯守謂之把淺  
時監軍吳延詔以為時平境安當無事之際虛費糧廩  
亟令撤警惟淮將劉仁贍熟練防淮之事具啓以為不  
可未幾報周師以閒者所誤半夜猥至猥吳本作狴郡人大  
恐仁贍神氣閒暇部分守禦其堅如壁周師斬閒者於  
岸卷兵遂退

孫忌高密人孤貧好學喜縱橫奇詭時李先主輔政忌

謁之日吃與人初接不能道寒溫坐頃之際

他本俱詞無際字

辨鋒起不拘名理主憐其才辟置門下後過江與徐玠  
同贊禪代之事擢拜學士為中書舍人宋齊丘排出舒  
州觀察使州多黥隸凶人曰歸化軍忌因撫視不均忽  
二卒白晝持刃求害於忌賊由西門而入忌坐東門先  
見之屏左右厲聲揚袂招之曰吾在此賊已錯愕謂賊  
曰爾輩殺吾未晚大丈夫視死若歸無名而死然亦可  
惜吾死汝輩必不免豈不少念所親負爾何罪例殃其  
族乎因諭之禍福賊漸雷聽又與之約曰吾解金帶助



汝急奔有追汝者指天地神明為殛賊感其言還帶而

遁吳校還其辯畫卒類此辨一作辨忌後擢拜與馮延己俱

相相字吳延己醜其正謂人曰可惜金醜玉盃盛狗屎

後使北周世宗不道甘言取悅於忌問以江南虛實兵

甲糧虞忌正色抗辭曰臣為陪臣代主以覲天王反以

此鉤臣鉤一作鈞臣背心賣國以苟富貴乎惟死以謝陛

下爾世宗命斬之將誅南望再拜遙辭其主顧左右曰

吾此一死可羞千古佞臣賊子之類復何恨哉引頸迎

刃環聞之北面素服招魂舉哀至慟其痛幾絕

李彥真為楚海州刺史吏事精敏聲譽日益後移壽春

惟務聚斂不知紀極列肆百業盡收其利古安豐塘溉

田萬頃壽陽賴之彥真託濬濠為名決塘以漲濠濠滿

塘竭遂不復築民田皆涸無以供輿賦盡賣之而去彥

真選上腴賤價以市之買足再墾塘以畜水歲積巨億

一旦酷暑彥真吳本震堯涼坐安輿行田霆震暴起作雷黑

霧入輿卷彥真入杳冥中食頃擲下爛碎於地俄又飛

火環其舍帑庾廩庫淨無子遺被焚者十餘人大為兼

併之戒後主督縣吏取版籍招舊主復還之以警天鑒



後子孫亦以禍敗

晉王景遂先主第三子天資雍睦美姿容

吳校作美容止性和

厚讓皇殂於丹陽遣送葬望柩哀慟雨淚觀者為之出涕兄璟繼位立為儲副固讓不從改字退夫以見志接

物得人歡心喜與賓僚宴詠投壺賦詩好用美玉器每

以玉器行酒客傳玩惟贊善張易乘醉抵於地曰輕人

貴寶殿下豈當至是耶坐客失色景遂收容厚謝

收容疑改

容之撤以他器嗣主遣易泛海使契丹景遂手疏留之

曰朝中如易者幾希宜朝夕左右今泛不測之淵投足

黠虜歸朝莫準嗣主荅曰張易奇人海龍王亦懼之景

遂一日朝服忽於空中指讓

空一作室謂左右曰上帝詔許

旌陽召吾偕往須當行矣

須一作頃急入北堂拜辭所生母

無疾坐亡贈太傅諡文成

常夢錫鳳翔人岐王李茂貞臨鎮惟喜狗馬博塞馳逐

聲伎夢錫抱學有才雖為鄉里所重以茂貞不禮儒術

故束書渡淮至廣陵謁先主辟置門下洎受禪

吳校洎作主

遷侍御史詞氣方毅深識典故

歷言宋陳馮魏輩姦佞險



垂舉而主殂遂為羣黨排擊黜池州判官後起為禮部  
尚書不復言事自割地之後公卿在坐有言及大朝者  
夢錫大笑曰君輩嘗言致君如堯舜何忽一旦自以大  
國為小朝得無媿乎眾皆默散夢錫文章詩筆精贍合  
體然懶於編收故無文集方與客坐奄然而卒前數日  
謂所知曰齊丘陳覺輩敗在朝夕但恨不能延數日之  
命俾吾目見吳本但然先在泉下俟數子之誅果卒不  
久齊丘雉經於青陽陳覺李徵古殺於鄱陽道中  
宋齊丘豫章人天下喪亂經籍道息齊丘忿然力學根

古明道宗經著書鍾氏既亡洪州兵亂隨眾東下先主  
為昇州刺史往依焉大禮之齊丘本字超回歙人江台  
符江當胎書侮之曰聞足下齊大聖以為名超亞聖以  
為字齊丘慚改字子嵩先主深欲進用為義父徐溫所  
惡凡十年溫卒方用為平章事遂樹朋黨陰自封殖狡  
險貪愎古今無之不知命無遠識事三朝惟延卜祝占  
相者數十輩置門下傳云齊丘少夢乘龍上天至垂老  
猶抱狂妄及國家發難尚欲因其釁以窺覲時已年七  
十三矣事敗囚於家繫土頓穿竇以給食因而縊焉平



三登泝言卷一  
生無正娶止以倡人為偶亦封國無子以從子摩詰為嗣

世宗既罷兵使鍾謨以誠來諭曰吾與江南大義已定固無他慮然人命不保江南無備已久後之人將不汝容可及吾之世繕脩城隍分據要害為子孫之計宜矣璟得命乃修建康諸郡城池毀者堅之甲卒寡者補之又議遷都璟曰建康與敵境隔江而已又在下流吾今移都豫章據上流而制根本上策也羣臣多不欲遂葺洪州為南都洪州雖為大藩及為都邑則迫隘巨坎無

所施力羣情不安之下議來還會疾作殂於洪州年四

十六

後主煜幼子宣城郡公仲宣后周氏所生敏慧特異眉

目神采若圖畫

吳校目作字

三歲能誦孝經及古雜文煜置

膝上授之以數萬言因作樂盡別其節宮中譙侍自然知事親之禮見士大夫揖讓進退皆如成人棲霞道者異僧也能知往事自鍾山迎於大內令嬪御抱出此兒見之自能合爪於額棲霞曰不祥之器也此兒與陛下并后夙有深冤以陛下積德不能酷償故為劫恩愛賊



託掖庭割父母之肝腸宜善養之而勿戀年五歲忽自言曰兒不能久居今將去矣因瞑目逝周后在疾聞之亦逝短悼痛傷悲嘔躄幾絕者數日將赴井救之獲免韓熙載才名遠聞四方載金帛求為文章碑表如李邕焉俸入賞賚倍於他等著聲樂四十餘人閑檢無制閑一作往往時出外齋他本俱作特出今從吳校與賓客生雜處後主屢欲相之但患其疎簡既卒愈痛之謂近臣曰吾訖不得相熙載今將贈以平章事吳本無事字有此典故否或對曰昔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乃授此制諡文靖主遣人

遷葬隴曰惟須山峯秀絕靈山勝境或與古賢上表相

近使為泉臺雅遊果選得梅鼎崗他本梅下俱空一字吳校補鼎字案南唐

書作梅頭崗未知孰是俟更攷謝安墓側命集賢殿學士徐鉉集遺文

藏之書殿

壽州節度使姚景鍾離人少賤善事馬郡刺史劉金收

為廄奴馬瘦瘠骨立者景用唐刺史南卓養馬法飼秣

爪剪針烙啗燻不數月盡良馬金暇日因至廄中值景

熟寢二赤蛇長不及尺戲景面上金以杖叩脛驚之遽

其鼻金因奇待引為親事小心厚重以女妻之積勞



為裨將李先主昇重其為人使鎮壽州景無他技能但  
廉畏有守先走屬郡苦於伊儻庶閒置一巨賈  
俾吏投銀於中滿則易之謂之鎮廳置任內三易之習  
以常景至則首命去之取與有度諸郡頗樂後至使  
相八十卒於位何必讀書乎

建州老僧卓嵩明戒檢清潔精持無怠他本俱作持律無怠今從吳校

徒眾甚盛其目右重瞳垂手過膝嵩明自厭之謂其徒

曰此吾宿世冤業有此異相必為身累出家兒安用此

為及江南收建州以上將祖全思全思一作企思案十國春秋作祖全恩

查文徽率眾襲建師夜出吳校師字上無缺文隔水而戰陣酣

文徽潛師以出繼之以輕銳腹背夾擊他本俱作伏兵皆夾擊今從吳校

建人大敗逾城而遁保建安及歸無主他本俱云逾城而遁歸建

安歸又無主今從吳本內臣李義者以嵩明有重瞳之異可立為

上遂推戴為建安主嵩明笑謂眾曰檀越何誤耶吾修

真斷妄觀身如夢君雖推我他本俱作立我今從吳校奈無統御之

術果為李義所殺義自稱雷後

虔州妖賊張遇賢循州縣小吏也縣村有神降於民與

人交語不見其形言禍福輒中吳校言禍福上增附民二字民競依



之遇賢因置香果於神神謂衆曰張遇賢是第十八尊  
羅漢可留事我遇賢親聞之遂留其家奉事甚謹既而  
羣盜大起無所統一乃禱於神求當爲主者曰張遇賢  
當爲汝主衆因推爲中天八國王改年爲長樂吳板作永樂  
辟置百官神曰汝輩可度嶺取虔羣賊奉遇賢襲南康  
虔州節度使賈浩始甚輕之殊不設備賊衆蟻聚遂至  
十萬他本俱作十公今從吳校遇賢自擇嵩際據白雲洞造宮室羣  
劫四出攻掠無度李主璟遣都虞候嚴思討之邊鎬監  
軍璟諭鎬曰他本云俱作蜂蟻空恃妖幻中無英雄至則可

擒果至連敗其衆果至疑思至六言○案嚴思禮遇賢日窘  
告神神曰吾力謝福衰庇汝不及善自爲處處一作計遂執  
之斬於建康市

徐常侍鉉仕江南日當直澄心堂當一作宵每襪被入直至

飛虹橋馬雷不進吳本云馬不敢進裂鞍斷轡筆之流血掣鞵

却立鉉寓書於杭州沙門贊寧荅曰下必有海馬骨水  
火俱不能毀惟漚以腐糟隨毀者乃是鉉斲之去土丈  
餘果得巨獸骨上脰可長五尺膝而下長三尺腦骨若  
段柱積薪焚之三日不動以腐糟纒漚之遂爛焉



右書一名玉壺野史明朝止傳五卷吳人吳岫訪得後五卷四明范欽又從岫借鈔始成完書丙申夏日借江帆本錄之未竟閱明年目疾大作旬友人王凝足成之脫句誤字幾於十之五六俟得善本正之丁酉中元枚菴漫士吳翌鳳書

此書訛脫傳本皆然己亥春二月借朱文游丈藏本凡用硃筆塗改校補一千六百餘字雖未詳盡亦頗精允若其底本則與此無一不同也暇閱錢遵王讀書敏求記載有其從祖榮木樓校本凡行間脫字一

一補綴完好殆卽是本之祖乎書以志幸翌鳳又記宋僧文瑩字道溫錢塘人工詩喜藏書尤留心當世之務老歸荊州金鑾紀述一時聞見成湘山野錄一書稱史材焉是書亦瑩所撰體例略同特所稱玉壺爲隱居之潭未詳所在耳其自序云傾十紀之文字聚衆學之醇郁以成一家之言蓋方外之士所未有也文瑩嘗游丁晉公之門謂遇之甚厚故野錄書晉公事頗佐佑之朱少張嘗引歐陽公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之詩以譏之此書謂事僅於卷首一見初



無諛詞其他紀載多與史傳相印證似亦未可盡非也又直齋陳氏云瑩及識蘇子美欲挽致於歐陽永叔瑩辭不往予攷湘山野錄云公尤不喜浮圖文瑩持蘇子美書薦謁之迨還吳蒙詩見送有孤閒竺乾格平淡少陵才及有林閒著書就應寄日邊來之句人皆怪之云云則瑩又未嘗不詣歐公也傳聞異詞其不可盡信蓋如此野錄已刻於毛氏津逮祕書此則脫誤相仍久無善本是冊爲吾友枚菴漫士手校庶爲精核其間一二事與宋史未合者偶爲正之刊

子家塾與隱湖舊刻竝行於世讀者應有劍合之喜

庚子六月望日長塘鮑廷博識於寶繪堂

玉壺清話卷第十



